

108
97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卷二

福田重政編

卷二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東京

吉川半七藏版

增訂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目次

東漢

定關中

平江淮山東

定隴蜀

馬援

西域匈奴

保全功臣

重名節興文教

明章之政

西域匈奴

戚官寢專

虞詡平賊

戚官益橫

崔寔政論

宦官驕橫

名士輩出

前黨錮

後黨錮

曹操討黃巾賊

董卓廢立

劉備孫權起兵

曹操滅呂袁

劉備訪諸葛亮

增訂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目次

東漢

定關中

定隴蜀

西域匈奴

重名節興文教

西域匈奴

虞詡平賊

崔寔政論

名士輩出

後黨錮

董卓廢立

曹操滅呂袁

平江淮山東

馬援

保全功臣

明章之政

戚官寢專

戚官益橫

宦官驕橫

前黨錮

曹操討黃巾賊

劉備孫權起兵

劉備訪諸葛亮



赤壁之戰

周瑜鑒識

關羽之敗

三國

漢昭烈攻吳

諸葛亮輔漢政

漢諸葛亮攻祁山

漢諸葛亮卒

司馬氏專魏政

司馬炎滅漢篡魏

西晉

羊祜陸抗

杜預滅吳

士大夫尙虛清

八王之亂

夷狄亂華

劉聰滅西晉

東晉

元帝中興

祖逖劉琨

王敦之叛

明帝討王敦

蘇峻之叛

陶侃都督八州

石勒稱帝

王導卒

庾亮兄弟

桓溫殷浩

桓溫伐秦燕

桓溫擅權

王猛相秦

秦滅涼代

肥水之戰

中原再亂

劉裕篡晉

南北朝

陶淵明

魏太武經營四方

宋魏交戰

蕭道成篡宋

魏孝文之治

蕭衍篡齊

魏分東西

侯景亂梁

陳霸先篡梁

兩魏盛衰

周齊滅隋興

隋滅陳梁

隋

太子廣弒文帝

煬帝驕奢

征高麗

群雄四起

李淵受隋禪

唐上

群雄悉亡

定均田租庸調法

秦王延士

立武門之變

太宗論治道

太宗嘉善言

服突厥

文武良臣

定府兵

勸文學

魏徵卒

親征高麗

威加外國

高宗后武氏

武氏稱皇帝

狄仁傑復唐

章后之禍

立宗初政

寵安祿山

安祿山結楊貴妃

高力士薦李林甫

安祿山之叛

太子即位靈武

肅宗復兩京

張巡許遠守睢陽

李輔國專權

內亂平定

吐蕃入寇

僕固懷恩之叛

魚朝恩專權

楊綰常袞

行兩稅法

郭子儀卒

藩鎮跋扈

五鎮之叛

李希烈僭號

吐蕃劫盟

貶陸贄陽城

王伾王叔文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 目次畢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

元 廬陵 曾先 之原著
大日本東京 福田重政 編

東漢

定關中

光武已即位時赤眉樊崇等立漢宗室劉盆子為帝入長安更始
敗走尋見殺光武遙封更始為淮陽王使鄧禹引兵而西眾號百
萬禹所至停車駐節勞來百姓垂髻戴白滿車下名震關西至栒
邑久不進兵赤眉大掠而出禹乃入長安赤眉復入禹戰不利走
徵還京師遣馮異入關禹慚無功要異共攻赤眉大戰於回溪敗
績收散卒堅壁已而大破赤眉於崤底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
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眾東向宜陽

帝勒軍待之，樊崇以劉盆子丞相徐宣等肉袒降，帝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限。」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各賜田宅。」關中悉平，後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詔勞異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平江淮山東

初更始立劉永爲梁王，更始亡，永據睢陽稱帝，立張步爲齊王，立董憲爲海西王，群雄僭名號者猶衆。光武遣將軍吳漢等東伐，睢陽、睢陽人斬劉永以降，吳漢等進斬董憲。江淮悉平，帝又遣將軍耿弇等東擊張步，弇進戰破之，拔祝阿、齊南臨菑，步降，車駕至臨菑，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

事竟成也。」山東悉平。漁陽太守彭寵叛，初帝討王郎，寵發突騎，轉糧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不能滿。幽州牧朱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帝徵寵，寵自疑，遂與涿郡太守張豐連兵反，帝遣祭遵等討豐，斬之，寵爲奴所殺，天下略定，惟隗囂、公孫述未平，帝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

定隴蜀

隗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自妄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即引入，帝自殿廡下岸，憤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顧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潤達多大節，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遣子入侍，未幾反。復嘗問班彪，以戰國從橫之事，彪作王命論諷之。囂不聽。馬援詣行在，帝復使游說，仍自賜囂書，囂竟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爲朔寧王。建武八年，帝自將征隗囂，時

馬援既將家屬歸漢，在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涼州牧河西竇融率五郡兵來會，隗囂走西城。會潁川盜起，帝還，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可也。恂勸帝親征，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大軍不戰而還，囂病餓悲憤而卒。子純降。隴右悉平。帝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隴，復望蜀。建武十二年，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公孫述。述，茂陵人，自更始時，據蜀稱帝，國號成。岑彭在荊門，裝戰船，吳漢欲罷之，彭不可。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惟征南公爲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前。述使盜刺殺彭，吳漢繼進至成都，擊殺述，蜀地悉平。

馬援

馬援茂陵人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光武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先是帝婿梁松嘗候援拜牀下援自以父友不答松不平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季良者杜保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援書爲證保坐免官松坐與保游幾得罪愈恨援至是援軍至壺頭不利卒軍中松構陷之収新息侯印綬援前在交趾

常餌薏苡以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爲明珠文犀帝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寃乃稍解

西域匈奴

西域諸國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置都護光武以中國新定不許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賢使再至帝賜賢都護印綬邊郡守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詔収還之更賜大將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賢賢驕橫欲兼并西域諸國懼凡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漢都護帝厚賜遣還其侍子後復請帝復却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匈奴自呼韓邪單于死于成帝時其後累世皆仕漢平帝時王莽頒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二名諷單于改名莽篡漢易漢所賜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助安定人盧芳寇漢後又數與烏桓鮮卑連兵入寇

建武二十二年，始遣使求和親，帝許之。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漢塞內附。於是匈奴分爲南北。漢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二十七年，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明年又請許之。貂人鮮卑烏桓亦前後入朝。後北匈奴衰困，馬武上書請討滅之，曰：「鳴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帝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者。」

保全功臣

光武起兵時，年二十八，即位年三十一，第五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嘗幸南陽，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

曰：「文叔平日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帝聞之，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帝保全功臣，不復任以兵事，皆以列侯就第，以吏事責三公，亦不以功臣任吏事。諸將皆以功名自終，祭遵先死，帝念之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卹之甚厚。吳漢、賈復終於帝世，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受詔，夕就道，及卒，帝臨問所欲言，漢曰：「臣愚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復自帝起兵時爲督，帝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嘗戰被傷，帝驚曰：「吾嘗戒其輕敵，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娶之，其撫群臣，每如此。」帝於賊罪無所貸，大司徒歐陽歙嘗犯賊，歙所授尚書弟子千餘人，守闕求哀，竟不免死於獄。所用群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帝姊湖陽公主嘗寡居，意在弘，入見，主坐屏後，帝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

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洛陽令董宣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之。主入訴，帝大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捶，請自殺。即以頭叩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帝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當時州牧郡守縣令皆良吏。郭伋守潁川，近帝城，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杜詩守南陽，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張堪守漁陽，爲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堪爲政，樂不可支。劉昆爲令江陵，有火，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帝問行何德，政而至是。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也。命書之策。

重名節興文教

光武尤重名節，即位之初，訪求耆儒卓茂，擢爲太傅，封褒德侯。又

徵處士周黨，至，不屈，伏而不謁。或奏誑之，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賜帛罷之。處士嚴光與帝嘗同游學，物色得之。齊國披羊裘釣澤中，徵至，亦不屈。帝與光同臥，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畊釣，隱富春山中。漢世多清節士，自此始。方天下未平，帝已有志文治，首起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晚歲起明堂，靈臺，辟雍，粲然文物可述。每旦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乘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在位三十三年，身致太平。太子莊立，是爲顯宗明皇帝。

明章之政

初光武微時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

生明帝幼穎悟光武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人奏事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祇言於街上得之光武怒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以詰吏首服及即位備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嘗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更變后妃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不許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帝又最重文教嘗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東面五更南面帝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禮

畢引榮及弟子升堂諸儒執經問難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文物粲然可述而佛教之流入亦在此時帝在位十八年崩太子烜立是爲肅宗章皇帝帝繼明帝察察之後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嘗議貢舉法章彪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帝然之廬江毛義以行義稱張奉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往日之喜爲親屈也帝下詔褒寵之州郡得人如廉范在蜀郡弛禁以便民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當時皆以平徭簡賦忠恕長者爲政終帝之世民賴其慶帝在位十三年崩太子肇立是爲孝和皇帝

西域匈奴

十八史略卷之二十一
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請伐匈奴，謂宜如武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帝從之，以秉與竇固爲都尉，屯涼州，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至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使來，頓踈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寘，其王亦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竇固等亦擊車師而還，帝以陳睦爲都護，以耿恭爲戊校尉，關寵爲己校尉，分屯西域，先是匈奴南單于比死，弟莫立，帝遣使授璽綬，北匈奴寇邊，南單于擊郤之，漢與北匈奴交使，南單于恐欲畔，密使人與交通，漢置度遼將軍於五原，以防之，已而漢伐北匈奴，北匈奴亦寇邊，永平十八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者有異，虜視創，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曰：漢

兵神，真可畏也，乃解去，及章帝即位，西域攻沒都護，北匈奴圍己校尉，又圍耿恭，詔遣兵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惟班超上疏請兵，欲遂平西域，帝知功可成，給兵千餘人，拜爲將兵長史，超討疏勒王，斬之，更立王，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攻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鮮卑擊斬北單于，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及和帝即位，竇太后兄竇憲有罪，求出擊北匈奴，以自贖，太后從之，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憲尋復遣兵擊北匈奴，單于走死，漢立其弟，後叛，追斬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自是漸盛，帝晚年，班超還京師，超起自書生，投筆有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累遷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帝

許之任尙代爲都護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尙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其所言平平耳後果失邊和如超言

戚宦寢專

和帝母梁氏竇皇后子之年十歲即位竇后臨朝竇憲以外戚用事及自匈奴還入爲大將軍父子兄弟爲卿校充滿朝廷有逆謀帝與宦官鄭衆定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帝以衆爲大長秋後封爲鄴鄉侯常與議政宦官用權自此始帝在位十八年崩太子隆立生百餘日是爲孝殤皇帝在位八閱月而崩皇太后鄧氏臨朝與鄧隲定議迎立章帝孫祐是爲恭宗孝安皇帝隲爲大將軍隲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時人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隲聞而辟之累遷東萊太守屬邑令有懷金遺之者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令慚而退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虞詡平賊

安帝時邊郡多事鄧鷲欲棄涼州并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夫多出涼州衆皆從詡議鷲惡詡欲陷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募壯士攻劫者爲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太守叛羌數千遮詡詡停不進宣言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分鈔傍縣

詔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三千，而羗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羗謂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驚，詔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相恐動，詔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羗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

戚官益橫

鄧太后崩，鄧騭罷自殺，安帝以舅耿寶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宦者江京、李閏與帝乳母王聖用事，時楊震爲太尉，耿

寶、王聖等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以近習爲言，共構之，策收印綬，震遂自殺，葬之日，名士皆來會，帝在位十九年崩，閻后臨朝，與兄閻顯迎立章帝孫北鄉侯懿，宦者孫程等誅顯，遷閻后，迎立安帝，廢太子濟陰王保，是爲孝順皇帝，宦宦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帝以皇后父梁商爲大將軍，商死，以其子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遣使者八人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冀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言直而不能用，冀欲中傷之，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譬曉之，嬰等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遣任所之，南州晏然，在郡卒，嬰等爲之制服，喪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爲設酒甚歡，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

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姦賊之罪。帝在位二十年崩，太子炳立，是爲孝冲皇帝。年二歲，三閱月而崩。梁太后迎立章帝曾孫續，是爲孝質皇帝。帝年八歲即位，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於餅中進毒，遂崩。在位一年有半，冀迎立章帝曾孫蠡，吾侯志是爲孝桓皇帝。梁冀以定策功益封，又封其子弟皆侯。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蒜，至是蒜貶爲侯，自殺。固、喬下獄死。梁冀凶恣日積，以外戚用事者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帝與宦者單超等謀，勒兵收冀印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棄市。超等五人皆侯，自冀誅，天下想望異政。黃瑀首爲太尉。

崔寔政論

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策，退而著政論，畧曰：聖人

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羽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鞿，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仲長統見其書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宦官驕橫

自黃瑀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有人望，寵嘗守會稽郡，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賚百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入爲司空，秉立朝正直。

嘗爲河南尹，以忤宦官得罪，後入爲大尉，以卒。時宦官驕橫，置獄北寺，刑殺在其手，兄弟姻戚，臨郡宰州，肆行貧虐，與盜無異。有宦者歸葬其父，用玉匣者，冀州刺史朱穆案驗，剖其棺出之。桓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穆獨亢然不顧，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代穆罪，帝赦之。陶又上疏，乞以穆及李膺輔王室，書奏不省。陳蕃繼乘爲太尉，數言李膺以爲司隸校尉，宦官畏之，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時朝廷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尙，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名士輩出

安帝時，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閔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曰：子吾

之師表也。見閔曰：子國有顏子，閔曰：見吾叔度邪？戴良才高，每見憲歸，惘然若自失。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閔，不宿，從憲累日，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卽還，年四十八而終。荀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相朗陵，治稱神君，子八人，時人稱爲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高陽里，爽嘗謁李膺，因爲之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同郡陳寔與淑齊名，嘗詣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字季方，驂乘，孫群，字長文，尙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彧，字文若，尙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寔嘗爲大丘長，修德清淨，

吏民追思之，紀誦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豫章人徐穉，字孺子，陳蕃爲守時，特設一榻以待穉，去則縣之，穉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吊。豫炙一鷄，以酒漬綿，暴乾裹之，到家，隧外以水漬綿，白茹藉飯，以鷄置前，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姜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常共被，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穉肱被徵，皆不至。黃瑀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徐穉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之，問國事，不答。太原郭泰曰：孺子不答國事，是其愚不可及也。泰初遊洛陽，李膺與爲友，膺嘗歸鄉里，送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者，如神仙焉。容年四十餘，畊於野，遇雨避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遂勸令學。鉅鹿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亦勸令學，自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泰學有道不就，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陳留仇香，名覽，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爲陳人倫，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曰：陳元不爵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奐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非大賢之路，乃資香入大學，常自守，泰就房見之，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也，不應徵辟而卒。

前黨錮

初桓帝爲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尙書，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成隙，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始此。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爲功曹，皆褒善糾違，滂尤剛

勁疾惡如讐。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陳蕃、李膺更相推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會成瑨與太原守劉瓚於赦後案殺宦官之黨，徵下獄。當棄市。山陽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破宦官踰制家宅，東海相黃浮亦收宦官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訴冤，皆得罪。蕃屢爭之，帝不聽。宦官教人上書告李膺、養大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不肯署。帝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二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蕃又極諫，帝策免之。朝廷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乃懼，白帝赦黨。

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帝在位二十一年崩，竇皇后迎立章帝玄孫解濟亭侯宏，是爲孝靈皇帝。

後黨錮

靈帝年十二卽位，竇太后臨朝。太后父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于朝。天下想望太平，蕃、武共議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誅曹節、王甫等，謀泄，宦者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請帝御前殿，作詔板，拜王甫、黃門令，使其黨持節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殺之，武自殺，梟首都亭，遷太后於南宮。李膺初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汚穢朝廷，更相標榜爲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言人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

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度尙、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主章爲八厨，言能以利救人也。及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死，膺等復廢錮。曹節諷有司奏諸鈎黨，膺詣詔獄考死，滂就捕，母與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聞者爲之流涕。黨人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錮者又六七百人。郭泰私痛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焉。

曹操討黃巾賊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符水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一時俱起，皆著黃巾，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遣皇甫嵩等討黃巾。嵩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父嵩爲宦者，曹騰養子，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往問劭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劫之，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至是以討賊起，時張角既死，皇甫嵩與角弟梁寶戰，破斬之。

董卓廢立

靈帝在位廿二年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何進、錄尙書事袁紹勸進誅宦官，太后未肯，紹等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

京、以脅太后、遂召將軍董卓之兵、卓未至、進爲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有無鬚而誤死者、卓至、問亂由、辯年十四、語不可了、辯弟陳留王協、答無遺、卓欲廢立、紹不可、卓怒、紹出奔、卓遂廢辯立陳留王、是爲孝獻皇帝、時年九歲、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燒洛陽宮廟、遷都長安、長沙太守富春孫堅起兵討卓、至南陽、衆數萬、與袁術合兵、術與紹同祖、皆故大尉袁安之玄孫也、袁氏四世五公、富貴異於佗公族、紹壯健有威容、愛士、士輻湊、術亦俠氣、至是皆起、堅擊敗卓兵、術遣堅圖荊州、爲劉表將黃祖步兵所射死、卓凶暴滋甚、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爲內應、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先是卓

築塢于郿、積穀爲三十年儲、金銀綺錦、奇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至是暴屍於市、卓素肥、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光達曙者數日、卓黨舉兵犯闕、殺王允、呂布走、

劉備孫權起兵

涿郡劉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少貧、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備相善、恩若兄弟、備起、二人從之、先是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富春、遷于舒、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袁術、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歲時、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轉鬪、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所至一無所犯、民皆大悅、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故所殺吳郡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之、創甚、呼弟權代領

其衆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

曹操滅呂袁

曹操自討董卓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尋領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已而入兗州、據之、自領刺史、遣使上書、以爲兗州牧、獻帝還洛陽、操入朝、遷帝於許、初呂布自關中出奔袁術、又歸袁紹、已而又去、爲操所攻、走歸劉備、尋又襲備、據下邳、備走歸操、操遣備屯沛、布使陳登見操、求爲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餓則附人、飽則颺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下邳、布屢戰皆敗、困迫降、操縛之曰、縛虎不得不急、卒縊殺之、操又破袁術、袁紹、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稱帝、

淫侈甚、既而資實空虛、不能自立、欲奔袁紹、操遣劉備邀之、術走還、歐血死、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輜重、紹軍大潰、慚憤亦歐血死、

劉備訪諸葛亮

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操遣備邀袁術、備因之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奔荊州、歸劉表、嘗於表坐起至厠、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功業不建、是以悲耳、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

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子也。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

赤壁之戰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

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斬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靄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周瑜鑒識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至孫權，求都督

荆州周瑜上疏於權曰、備有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三人、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宜徙備置吳、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方議圖北方、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似養虎、天下之事、尙未知始終、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權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卒、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操、權從之、權將呂蒙、初不學、權勸蒙讀書、魯肅後與蒙論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當刮目相待、

關羽之敗

劉備初用龐統爲耒陽令、不治、魯肅遣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爲治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備用之、勸取益州、備留關羽守荆

州、引兵泝流、自巴入蜀、襲劉璋、入成都、備既得益州、孫權使人從備求荆州、備不肯還、遂爭之、已而分荆州、備自蜀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使關羽自江陵出、攻樊城、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備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圖羽、操師救樊、權將陸遜、又襲羽後、羽狼狽走還、權軍獲羽、斬之、遂定荆州、先是、曹操自兗州牧、入爲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已而進爵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卒、子丕嗣爵、自爲丞相、冀州牧、魏群臣言、魏當代漢、丕遂迫獻帝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帝在位三十一年、禪魏、又十四年而卒、漢自高帝元年爲王、五年爲帝、至是二十四世、四百二十六年、丕卽帝位、是爲魏高祖文皇帝、都洛陽、蜀中訛傳、漢帝已遇害、劉備

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群臣勸備稱帝號，是爲漢昭烈皇帝。都成都。

三國

漢昭烈攻吳

漢昭烈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權求和不許，權遣使於魏，魏封權爲吳王。魏文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文帝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漢昭烈帝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夜遁。旣而魏責吳侍子不至，怒伐之。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諸葛輔輔漢政

漢昭烈帝殂，在位三年，太子禪立，是爲後皇帝。年十七，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昭烈臨終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亮乃遣鄭芝使吳修好。芝見吳王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遂絕魏，專與漢和。魏文帝以舟師擊吳，吳列艦于江，江水盛長，文帝臨望歎曰：我雖有武夫千群，無所施也。於是還師。後又以舟師臨吳，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吳王孫權自稱皇帝於武昌，是爲太皇帝，已而遷都建業。

漢諸葛亮攻祁山

南夷畔漢，漢丞相諸葛亮往平之。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終亮之世，南人不復反。」既而魏文帝殂，在位七年，烈祖明皇帝叡即位，諸葛亮率諸軍伐魏，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臣本布衣，躬畊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屯漢中，明年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初，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言於後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

漢諸葛亮卒

漢丞相諸葛亮又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懿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衆十萬，又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懿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亮爲政無私，馬謖素爲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爲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卒。

至發病死，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真識治之良材，而謂其材長於治國，將略非所長，則非也。初，亮嘗表於後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諡忠武。」

司馬氏專魏政

魏明帝好土功，始治許昌宮，後又作洛陽宮，徙長安鐘鐻、橐駝、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列坐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起土山於芳林園，植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諫者皆不納。帝殂，在位十四年。太子芳立，是爲廢帝。邵陵厲公，年八歲，司馬懿爲太傅，曹爽爲大將軍，受遺詔輔政，爽驕奢無度，懿殺之，自爲丞相，加九錫，不受，爽之黨夏侯霸奔

漢姜維問之曰懿得政復有征伐志否霸曰彼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懿卒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李豐數爲魏帝所召師知其議已殺之魏帝不平左右勸誅師魏帝不敢發師廢之在位十六年迎立文帝之孫高貴鄉公髦是爲廢帝年十四揚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師師擊敗之師卒弟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已而爲大都督假黃鉞揚州督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攻殺之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出欲誅昭昭之黨賈充入與魏帝戰成濟抽戈刺魏帝殞于車下追廢爲庶人在位七年司馬昭迎立文帝之姪常道鄉公璜是爲元皇帝

司馬炎滅漢篡魏

漢自諸葛亮既亡蔣琬爲政楊敏毀琬曰作事愼々不及前人或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琬卒費禕董允爲政公亮盡忠允卒姜維與禕並爲政禕汎愛不疑降人刺殺之維專用事後帝亦信小人黃皓政事凌亂數出兵伐魏司馬昭患之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會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艾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綴姜維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艾追躡之大戰維敗走還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旣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江油以書誘漢將諸葛瞻瞻斬其使列陣綿竹以待敗績死之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瞻亮之子也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皇子北地王謚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帝出降魏封爲安樂公漢自昭烈稱帝二世四十四年而亡司馬昭先是已受九錫已而進爵爲晉王昭卒子炎嗣迫魏元帝禪位封爲陳留王在位六年魏自文帝至是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炎即帝位是爲晉世祖武皇帝

西晉

羊祜陸抗

吳太帝殂在位二十四年子亮嗣亮親政數出中書視太帝時舊事嘗食生梅索蜜中有鼠矢召藏吏問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不敢與黃門不服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慄大

將軍孫綝以其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以兵圍宮廢帝爲會稽王在位六年迎立亮兄瑯琊王休是爲景皇帝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景帝殂在位六年兄子烏程侯皓立時晉武帝已降漢篡魏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事吳以陸抗都督諸軍祜與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務脩德政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掩襲抗亦告其邊戍各保分界而已母求細利吳帝皓不修德政而欲兼并使術士筮取天下對曰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蓋謂銜璧之事而皓不悟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諫不聽抗卒祜請伐吳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惟杜預張華贊其計祜病求入朝面陳晉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祜卒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

軍事吳帝皓淫虐日甚預表請速征之表至張華適與武帝棊即推枰斂手贊其決帝許之山濤時爲吏部尙書語人曰自非聖人外安必有內憂以吳爲外懼不亦可乎濤昔在魏晉之間與稽康阮籍籍兄子咸向秀王戎劉伶相友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士大夫皆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仍留意世事至是典選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人稱之爲山公啓事

杜預滅吳

晉大舉伐吳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江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輒箬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先克上流諸郡預遣人率

奇兵夜渡吳將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謂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城吳帝皓面縛輿櫬降封歸命侯遂符庚子入洛之讖自太帝至是四世五十二年而亡遡孫策定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晉武帝代魏十有六年而滅吳又十年帝崩帝初卽位嘗焚雉頭裘於太極殿前以示儉旣而侈縱後宮數千常乘羊車宮人插竹葉于門洒鹽以待之羊車所至卽留酣宴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自吳旣平謂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山濤獨憂之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郭欽嘗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卒爲天下患太子衷立是爲孝惠皇帝

士大夫尙虛清

惠帝性不慧，爲太子時，納妃賈氏，充之女也，多權詐，衛瓘嘗侍武帝，陽醉跪于前，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武帝悟，密封尙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懼，倩外人具草代對，令太子自寫。武帝悅，得不廢。至是卽位，賈氏爲皇后，預政。皇太后楊氏，乃帝母，楊后之從妹，父駿爲太傅，賈后殺駿而廢太后，殺太宰汝南王亮，殺太保衛瓘，殺楚王瑋，以衆望用張華、裴頠、王戎，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頠同心輔政。數年之間，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靜，戎與時浮沉，無所匡救，性復貪吝，田園遍天下，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號號三語掾。是時王衍、樂廣皆善清談，衍神

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母輔之，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裸不以爲非。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爲守者所縛，旦視之，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魏時，何晏等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裴頠著崇有論，不能救。

八王之亂

惠帝立子遹爲太子，非賈后所生，后廢殺之，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矯詔勒兵入宮，廢后殺之，殺張華、裴頠，倫爲相國，淮南王允率兵討倫，不克死，倫殺衛尉石崇，崇有愛妾綠珠，倫嬖人孫秀求之，不與，秀誣崇奉允爲亂，收之，崇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遂被殺，倫自加九錫，逼帝禪位，黨與皆爲卿相，奴卒

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頤鎮關中，各舉兵討倫，倫伏誅，問輔政，驕奢擅權，頤使長沙王乂殺之，穎亦恃功驕奢，已而與頤舉兵反，乂奉帝及穎戰，穎將陸機戰敗被収，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與弟雲皆爲穎所殺，機雲皆陸抗子也。穎進兵入京師，爲丞相，已而還鄴，頤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命征穎，穎遣兵拒戰于蕩陰，乘輿敗績，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穎奉帝還洛，頤將張方在洛，遷帝於長安，頤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太弟，東海王越發兵西入長安，奉帝還洛，以越輔政，成都王穎先據洛陽，已而奔長安，又自武關奔新野，遂北濟河，収故將士爲頓丘太守，所執時范陽王虓據鄴，送穎於虓，未幾被殺。

夷狄亂華

劉淵故南匈奴之後也，匈奴由漢魏以來臣中國，其先世自以漢甥冒漢姓，父豹爲左部帥，生淵，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曰：吾耻隨陸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無文，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姿貌魁偉，初爲侍子在洛，豹死，武帝以淵代爲五部帥，既而爲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多歸之，及惠帝世，以爲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表爲左賢王，嘗使將兵在鄴，淵子聰亦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淵從祖宣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超世，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之，淵說穎請歸帥五部來助，既至左國城，宣等推爲大單于，二旬

間衆五萬，都離石胡，晉歸之者愈衆，乃建國號曰漢，稱漢王。淵有族子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亦好讀書，屬文，射能洞鐵七寸。至是爲淵將。時巴西氏李特初以流民入蜀，攻成都，爲刺史羅尚所殺，弟流代領其衆，流死，弟雄代之，攻走羅尚入成都，尋稱帝，國號成。鮮卑慕容廆自武帝時屢寇邊，旣而降，以爲鮮卑都督，廆自遼東徙居大棘城，部衆日強盛，自稱鮮卑大單于，是爲燕之祖。拓跋氏亦鮮卑一種，以索辦頭，因稱索頭部。惠帝時力微可汗居盛樂故城，晉人附者稍衆，是爲代。魏之祖夷狄亂華之禍，萌蘖於漢魏晉間。至惠帝之世，乘中國大亂，始四起。惠帝食麵中毒而崩，在位十七年。或曰東海王越鳩之也。帝昏愚，天下大饑，帝曰：何不食肉糜？華林園聞蛙鳴，帝曰：彼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方賈氏專政，時人知將亂。

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趙王倫亂後，諸王迭相殘滅，天下大亂，太弟熾立，是爲孝懷皇帝。

劉聰滅西晉

漢主劉淵稱帝，徙都平陽，遣其子聰及石勒等攻晉內郡，以至洛陽。石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倚上東門長嘯，王衍識其有異，後爲寇，已而從漢。劉淵卒，子和立，聰弒而代之。晉太傅東海王越遣兵入宿衛，仍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入援。越自帥兵討石勒，卒于軍。勒兵敗越軍，執太尉王衍等，衍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勒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尙可存乎？或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聰又遣呼延晏將兵攻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會，遂陷洛陽，執懷帝，送平陽，尋殺之。帝在位六年。初洛陽陷，荀藩奉秦王鄴趨許昌，時

年十二，王武帝孫也。既而索綝迎入雍州，刺史賈疋等奉爲皇太子，建行臺，盜殺疋，麴允領雍州，懷帝凶問至，王卽位於長安，是爲孝愍皇帝。漢屢入寇，先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出降。漢將劉曜送平陽，聰享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洗爵，又使執蓋。後遇害，在位四年。西晉自武帝至是凡四世，五十二年，瑯琊王立於建業，是爲東晉中宗元皇帝。

東晉

元帝中興

元帝名睿，瑯琊王卬之孫也。司馬懿生卬，卬生覲，覲生睿，嗣覲爲王。於惠懷爲再從兄弟，懷帝時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初不附，導勸用諸名勝，顧榮、賀循、紀瞻等爲掾屬，撫綏新舊，江東歸心焉。後又

得庾亮、卞壺等百餘人，謂之百六掾。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憂之，既而見導，退謂周顛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曰：「當戮力王室，共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愍帝以睿爲左丞相，尋又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長安陷，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實不行。群臣勸卽晉王位，明年遂卽皇帝位。

祖逖劉琨

祖逖，洛陽人，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鷄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元帝爲左丞相時，南渡請兵，帝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與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逖取譙城，進屯雍丘，石勒鎮戍歸逖者甚衆。逖與將士同甘苦，勸課農

桑撫納新附，帝以戴淵爲將軍，來督諸軍事。逖以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朝廷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劉琨與祖逖齊名，聞狄被用，謂人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懷愍時爲并州刺史，琨出軍，長史叛降石勒。幽州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之，琨率衆奔薊，與匹磾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遣書請琨爲內應，書爲邏騎所獲，而琨實不知也。竟爲匹磾所縊殺。

王敦之叛

荊州刺史王敦反，初元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先領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進爲鎮東大

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諸軍事。江州刺史尋領荊州，恃功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敦參軍錢鳳等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至是敦遂舉兵武昌，以誅劉隗刁協爲名。隗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率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卿不顧，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醉而出，導又呼，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以爲先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城，據之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協隗等分道出戰，大敗而還。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殺周顛，導不救。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死、幽冥之間、負此良友、敦不朝而去、還武昌、帝憂憤成疾而崩、在位六年、太子紹立、是爲肅宗明皇帝。

明帝討王敦

明帝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曰、長安近歟、日近歟、帝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奇其對、一日與群臣語及之、復以問帝、帝曰、日近、元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邪、帝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及長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略、欲誣以不孝而廢之、賴嶠等衆論沮其謀、至是即位、敦謀篡位、移屯姑敦、自領揚州牧、帝以王導爲司徒、加大都督、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發兵而病、使郭璞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帝自出謁敦軍、敦

晝夢日環其營、驚悟曰、黃鬚鮮卑兒來邪、帝母鮮卑出也、亟遣人追之、不及、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渡水、掩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起、欲自行、困乏復臥、尋卒、敦黨悉平、有司奏罪王氏兄弟、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將十世宥之、悉無所問。

蘇峻之叛

明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衍立、是爲顯宗成皇帝、年甫五歲、司徒王導與帝舅中書令庾亮輔政、庾太后臨朝、歷陽內史蘇峻反、峻前守臨淮、於王敦再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庾亮修石頭城以備之、建請徵峻爲大司農、峻舉兵陷姑孰、尙書令卞壺督軍拒峻、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之、二子隨之、亦赴敵死、母撫其屍曰、父爲忠臣、子

爲孝子，何恨。庾亮出奔，峻兵犯闕，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邀陶侃同赴國難。侃戎服登舟，晝夜而進，峻自姑孰遷帝於石頭，侃嶠會舟師，直指石頭，討峻斬之。

陶侃都督八州

侃少孤貧，孝廉范滂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爲酒食，滂薦侃，遂知名。初爲荊州都督劉弘所用，討義陽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叛將陳敏，又擊破湘州劇賊杜弼，自江夏太守爲荊州刺史，王敦疾之，左遷廣州刺史。侃在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明帝時，都督荆湘等八州軍事，侃性聰敏恭勤，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取諸參佐酒器，蒲博具，悉投於江，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嘗造船，籍竹頭木屑而掌之，後正會雪霽，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

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及都督八州，威名赫然，或謂侃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折翼之夢，輒自制，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成帝咸和中卒。

石勒稱帝

漢主劉聰卒，子粲立，其臣靳準弒而代之，石勒討準，劉曜自立，封勒爲趙公，曜疑勒，自稱趙王，曜亦改號爲趙，勒數與劉曜戰，遂獲殺之。前趙亡，勒稱趙天王，尋稱帝，是爲後趙。勒嘗大饗群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或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人讀

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得失、聞者悅服、嘗聽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後遣使修好于晉、晉焚其幣、勒成帝咸和八年卒、子弘立、石虎殺弘、自立爲趙天王、殺勒種無遺、虎後稱帝、卒、子世立、其兄遵弒之、而自立、謀殺其將石閔、閔弒遵、立遵弟鑑、後又弒之、自稱魏帝、盡滅石氏、閔本姓冉氏、爲石虎所養、至是復其姓、

王導卒

成帝咸和五年、丞相王導卒、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既冠、猶然委政於導、導以門地、王述爲據、述未知名、人謂之痴、既見、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痴、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導性寬厚、所委任諸將、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欲起兵廢導、或勸導密備、導曰、吾

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庾亮兄弟

成帝咸康六年、司空庾亮卒、初蘇峻之亂、亮激之也、峻平、亮泥首謝罪、求外鎮自效、後都督江荆等州諸軍事、辟殷浩參軍、浩與褚裒、皆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請率大衆、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蔡謨曰、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水禦石虎、乃詔亮不聽、移鎮、至是卒于武昌、弟翼代之、翼爲人慷慨、善功名、不尙浮華、殷浩才名冠世、翼弗重之、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

耳時人擬浩管葛伺其出處以下興亡曰淵源不出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爲司馬不應翼以王夷甫嘲之夷甫者衍字也瑯琊內史桓溫豪爽有風采翼嘗薦之曰英雄之才宜委以方召之任至是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諸軍翼以溫爲前鋒督

桓溫殷浩

成帝在位十八年崩母弟瑯琊王嶽立是爲康皇帝康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聃立是爲孝宗穆皇帝時年三歲元帝之子會稽王昱輔政永和元年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翼初表其子領荊州何充謂昱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桓溫英略過人西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知溫有不臣之志謂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昱不聽竟以溫代翼先是成李雄改國號曰

漢雄卒兄子班立雄子越弒班而立其弟期雄弟壽弒期而自立壽卒子勢立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師伐漢進至成都降勢漢亡桓溫威名稍高時殷浩都督揚豫軍事伐姚襄於歷城襄父弋仲南安赤亭羌酋也懷帝末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扶風公其後服於前趙劉曜又事後趙石勒石虎虎甚重之以爲冠軍大將軍虎死趙亂至再閔滅趙弋仲遣使降晉弋仲卒襄率其衆來晉詔屯譙城後屯歷陽殷浩惡其強盛遣將襲之爲襄所斬至是率諸軍再舉襄伏甲邀之浩至山桑襄縱擊浩大敗走桓溫因殷浩之敗請廢浩免爲庶人朝廷初以浩抗溫浩廢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浩雖愁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郝超勸溫處浩令僕以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誤開閉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絕浩卒於謫所

桓温伐秦燕

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群氏畏服之。漢劉聰嘗拜爲將軍，不受。在懷帝世，自稱略陽公，後降于趙主遵，尋臣于後趙。石閔言於後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非國家有，遵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後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先擒趙將麻秋，不殺而用其言，因宴爲秋所鳩。子健斬秋，代領洪衆，入長安，自稱秦天王。已而稱帝。永和六年，桓温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藍田，轉戰至灊上，苻健閉長安小城自守。三輔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略，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猛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之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

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應。温與秦兵戰于白鹿原，不利。秦人清野，温軍乏食，欲與猛俱還，猛不就。先是鮮卑慕容廆卒，子皝立，雄武多權略，并吞遼東，傍近諸國自稱燕王。卒，子雋立，姚襄爲晉兵所攻，降雋。桓温督諸軍討襄，進至河上，與襄屬登平乘樓，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沈百年，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至伊水，襄與戰，連敗而走。温屯金墉，謁諸陵，置鎮戍而還。襄將西圖關中，秦遣兵拒擊，斬襄，襄弟萇以衆降秦。

桓温擅權

穆帝在位十七年崩，成帝子瑯琊王丕立，是爲哀皇帝。哀帝在位三年崩，弟瑯琊王奕立，是爲帝奕。桓温自哀帝時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加揚州牧，移鎮姑孰，以郗超爲參軍，王珣

爲主簿、人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欲先立功、還受九錫、會燕人攻陷洛陽、戍將死之、溫帥師伐燕、與燕將慕容垂戰于枋頭、大敗而還、威名頓挫、郗超勸溫行伊霍之事、以立大威權、溫遂入朝、白太后廢帝、在位六年、溫迎立會稽王昱、是爲簡文皇帝、帝清虛寡欲、尤善立言、即位九閱月而不豫、急召桓溫入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帝崩、太子昌明立、是爲烈祖、孝武皇帝初、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征西司馬、後與王坦之俱仕朝、溫望簡文帝臨終禪位、否便居攝、即不副所望、疑安坦之所爲、心甚銜之、孝武帝即位之歲、入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洵洵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

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有疾、還姑孰、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

王猛相秦

秦主苻健卒、子生立、健姪堅弑之、自立爲秦天王、有薦王猛者、堅一見如舊、自謂如立德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秦民大悅、時燕主慕容雋卒、子暉立、忌慕容垂威名、謀除之、垂奔秦、王猛督諸軍伐燕、遂入鄴、執慕容暉、以歸、前燕亡、猛卒於晉、孝武帝寧康三年、秦主堅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

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秦滅涼代

當時國於北方者、東爲代、西爲涼、涼張軌之後也、張軌、晉惠帝之世、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土、懷帝陷沒、軌遣兵助愍帝於長安、帝以軌爲涼州牧、西平公、軌之後、或降趙、或通晉、八傳至張天錫、荒于酒色、政亂、秦主苻堅伐而降之、代、拓跋力微之後也、晉惠帝之世、力微死、子悉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匄統之、一居定襄、盛樂故城、使猗、匄弟猗廬統之、晉人附者稍衆、猗、匄渡漠北巡、西畧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拓跋氏之盛、始於此、祿官死、猗廬總攝三部、晉懷帝以爲大單于、封代公、帥部落自雲中入雁門、晉與以陘北之地、由是

益盛、嘗入援晉、大敗劉曜之兵於晉陽、猗廬城盛樂爲北都、平城爲南都、愍帝進、猗廬爵爲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自猗廬死、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數傳至什翼犍、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始制百官、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衆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什翼犍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殺其諸弟、併殺什翼犍、會秦兵擊代、部衆逃潰、代亡。

肥水之戰

秦既滅代、涼諸國、勢日強盛、晉以秦寇爲憂、詔求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才不負所舉、吾嘗見其使才、雖屐屨間、未嘗不得其任、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爲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晉孝武大元

七年秦遣兵分道寇晉，陷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苻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湖，直渡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慄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半渡，蹙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狼狽還長安。初，秦寇至，朝野震動，謝安夷然圍碁，賭墅，捷書至，安方與客碁，覽畢，真坐側，無喜色。碁罷，客問之，徐曰：「小兒輩已遂破。」

賊客去，安入戶，喜甚，不覺屣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中原再亂

自苻堅之敗，江北大亂，鮮卑、氐、羌、匈奴諸族迭舉大號，乘時而起。慕容垂鮮卑起於河內，自稱燕王，尋稱帝，是爲後燕。姚萇羌起於北地，自稱秦王，是爲後秦。慕容冲鮮卑亦起兵平陽，稱帝，冲故燕主暉之弟也，是爲西燕。冲攻堅於長安，堅出奔，後秦主姚萇執而弑之，入長安，稱帝。堅子丕時在晉陽，聞堅被弑，遙繼其統，稱帝，與西燕主慕容永戰，敗走，後被殺。永爲冲之後者也。丕族子苻登亦稱帝於南安，爲後秦主。姚興所殺，興萇之子也。其他呂光氐創後涼，慕容德鮮卑創南燕，李暹漢人創西涼，秃髮烏孤鮮卑創南涼，沮渠蒙遜匈奴創北涼，赫連勃勃匈奴創大夏，馮跋漢人創北燕，拓跋珪鮮卑創後魏。數十年間，群胡紛爭，無所統一，而後魏國勢日盛，征略夏夷，西北諸

國概爲其所併吞，後魏代之後也。初苻堅取代，分其地爲二部，自河以東屬代，南部大人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匈奴劉衛辰，使統其衆。代世子寔之子珪尚幼，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已而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不以廢興易意。既而庫仁爲其下所殺，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殺頭眷而自立，又欲殺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諸部大人推珪爲主，珪稱代王，徙居盛樂。後改稱魏，時後燕滅西燕，遣兵攻魏，魏主珪大敗之，進圍中山，燕主出奔，珪尋稱帝，都平城，是爲後魏太祖道武皇帝。

劉裕篡晉

晉自敗秦以後，江左無事，會稽王道子爲政，孝武帝嗜酒流連而已，長星見，帝舉酒向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邪？張貴人年三十，寵冠後宮，醉中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貴人使

婢蒙其面而弑之，帝在位十五年，太子德宗立，是爲安皇帝。安帝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既即位，會稽王道子以太傅輔政，道子專以政事委世子元顯，晉政亂，東土囂然，妖賊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勅劉牢之等討之，彭城劉裕相傳爲漢楚元王交之後，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字，劉牢之引參軍事，嘗遣覘賊，遇賊數千人，裕奮長刀獨驅之，衆軍因乘勢進擊，大破之，恩數爲裕所敗，赴海死，其黨盧循等復起，桓溫之子玄嗣父爲南郡公，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嘗守義興，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後爲江州刺史，尋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據江陵，至是舉兵入建康，殺元顯，又殺道子，玄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已而迫帝禪位，劉裕起兵於京口，討玄大破之，玄出走，斬首於江陵，帝

復位，劉裕鎮京口，南燕主慕容超侵畧晉邊，劉裕抗表伐之，拔廣固，執超送建康，斬之，南燕亡。盧循乘劉裕北伐，出自番禺，直下襲建康，劉裕急還，諸軍力戰，循乃退，裕追破之，循走死交州。劉裕又發彭城，由洛陽道武關，潼關入長安，後秦主姚泓敗出降，後秦亡。夏主赫連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必取關中，然不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至是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初覩衣冠，人人相賀，公捨此欲何之乎？裕還彭城，勃勃陷長安，稱帝，歸統萬。晉以裕爲相國、宋公，加九錫，裕使人縊安帝。帝在位二十三年，弟瑯琊王德文立，是爲恭皇帝。帝即位之明年，劉裕進爵爲宋王，自彭城移鎮壽陽，又明年裕還建康，迫帝禪位。東晉自元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四年。西晉東晉通一百五十六年而亡，劉裕即帝位，是爲宋高祖。武皇帝時後

魏強盛，海內分爲南北，史是稱南北朝。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齊、齊、梁、梁、陳，北朝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爲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爲一。

南北朝

陶淵明

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僕給其子，報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自以先世爲

晉輔恥復屈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世號靖節先生

魏太武經營四方

魏道武帝躁暴無常晉安帝義熙五年爲其子紹所弑在位二十三年長子齊王嗣誅紹而立是爲太宗明元皇帝明元擊宋取青兗河南諸郡在位十五年殂太子熹立是爲世祖太武皇帝太武鷙勇善用兵將士咸盡死力每戰輒勝自將伐夏擒其主赫連昌之勃子昌弟定稱帝于平涼定擊破西秦擒殺其主乞伏暮末乾歸之孫西秦亡定又欲奪北涼地爲吐谷渾所執夏亡吐谷渾者慕容氏之別種也道武又伐北燕北涼滅之又逐吐谷渾定河湟時柔然起于漠北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酋自稱可汗世與魏爲敵國太武親征屢敗之斬獲無算自是柔然屏跡不敢犯魏塞高麗及西域諸國皆朝貢于魏魏謀臣曰崔浩博學有智略太武

甚寵任之以爲司徒嘗指浩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庭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武功皆此人所教浩信道士寇謙之勸太武崇奉立天師道場而最惡佛法誅沙門毀佛像佛書太武命浩修國史書先世事皆詳實刊石立之衢路北人忿恚譖浩暴揚國惡太武大怒遂案誅之

宋魏交戰

宋武帝在位三年殂太子義符立是爲廢帝在位一年徐羨之傅亮等廢爲營陽王迎武帝三子宜都王義隆即位是爲太祖文皇帝文帝殺羨之亮宋魏連年互相侵伐宋王立謨勸文帝大舉沈慶之諫曰畊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文帝不聽宋元嘉二十七年立謨出師取碭碓進圍滑臺魏太武帝聞宋取河南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今天時尙熱

姑歛戍北歸，俟河水合，以鐵騎蹂之。至冬，太武自將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地。玄謨懼走，魏人追擊，玄謨敗走。太武引兵南下，直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文帝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濟立功前朝，老於用兵，先是以讒被收，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既誅，魏人聞之喜曰：『吳子輩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能禦者，宋人或欲斬玄謨，沈慶之止之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計也。魏師還，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斬截，嬰兒貫槩，上盤舞，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自文帝卽位二十八年間，號爲小康，至是兵革之後，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蕭道成篡宋

宋文帝寵太子劭，劭巫蠱呪咀，事覺，文帝擬廢之，劭弑文帝，在位

三十年，劭自立，文帝三子武陵王駿誅劭卽位，是爲世祖。孝武皇帝武帝疎忌骨肉，多誅殺，在位十二年殂，太子子業立，是爲廢帝。廢帝居喪傲惰無戚容，畏忌諸父，湘東王彧等幽於殿內，捶曳無復人理，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宋人弑之，在位二年，彧立，是爲太宗。明皇帝明帝在位八年殂，帝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盡殺之。惟桂陽王休範，以庸劣得全，及病篤，以休範爲司空，與褚淵、袁粲、沈攸之等並受顧命。淵薦蕭道成爲右衛將軍，道成蘭陵人也，相傳爲漢相國何之後，深沈有大度，博學能文，肩有赤誌，如日月狀，民間或言其有反相。自明帝之初，將兵征討有功，尋鎮淮陽，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已而爲南兖州牧，至是與顧命大臣共掌機事。太子昱立，是爲後廢帝。帝實明帝嬖人李道兒之子也。明帝子之，十歲卽位，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蕭道成擊斬之。道成爲中領軍，帝

驕恣嗜殺，中外憂惶。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不可，淵贊之，遂弒之。在位六年，桂陽王休範子安成王準立，是爲順皇帝。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以其謀告道成，粲父子俱被殺於石頭城。百姓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亦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走而縊死。道成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已而進爵爲王。宋主在位三年，禪于齊。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弒之而滅其族。自宋高祖至是八世，凡五十九年而亡。道成即位，是爲齊太祖高皇帝。

魏孝文之治

魏太武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爲中常侍宗愛所弒，在位二十六年。故太子晃之子濬討愛即位，是爲高宗文成皇帝。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文成嗣以鎮靜懷集中外，人心復安。帝在位十

四年，殂。太子弘立，是爲顯祖。獻文皇帝、獻文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意。在位四年，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宏立，是爲太宗。孝文皇帝、太上以孝文幼，仍總萬機。其母馮太后有所幸，李奕爲太上所誅，馮太后怒，遂弒之，而稱制。孝文至孝，事馮太后能承顏順志。后殂，帝哀毀過禮，喪服一遵古制。初后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空室，絕其食三日，因大臣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帝於后，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及后殂，亦不復追問。帝恭儉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均民田，制戶籍，建學校，定樂章，正祀典，禁同姓相婚，蔚然有太平之風。又遷都洛陽，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然南遷之後，武事漸弛，俗趨紛華，國勢之衰，實漸於此矣。

蕭衍篡齊

齊高帝已代宋，性清儉，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同土價。在位四年殂，太子曠立，是爲世祖武皇帝。武帝在位十一年殂，太子長懋已卒，太孫昭業立，是爲廢帝。鬱林王卽位一年，西昌侯鸞弑之立新安王昭文，是爲廢帝。海陵王鸞自爲宣城王，帝卽位未四月，鸞弑而自立，是爲高宗明皇帝。鸞高帝之兄子也，高帝愛之過於己子，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最惡之，及得志，殺高武子孫無遺類。卽位五年殂，太子寶卷立，是爲廢帝。東昏侯，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嬉戲無度，既卽位，不接朝士，惟親信嬖倖，屢誅大臣，昏淫狂恣，所幸潘妃，以金爲蓮花帖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左右用事，賊虐日甚，大尉陳顯達先舉兵襲建康，敗死。將軍崔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兵逼建康，時南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近，懿齊之

疎族也，帝急召入，授慧景敗死，以懿爲尙書，懿弟南雍州刺史衍使人勸懿行，伊霍故事，不爾亟還。歷陽不能用，竟賜死。衍英達有文學，初鎮襄陽，知齊將亂，乃密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伐材沈檀溪，積茆如岡阜，兄懿死，衍建牙集衆，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茆，事皆立辨，引兵東圍建康，齊人殺帝而迎衍，帝在位三年。先是南康王寶融起兵於江陵，已而自立，是爲和皇帝。未及東歸，齊太后王氏稱制，以蕭衍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和帝至姑孰，詔禪于梁，卽位僅一年，被弑。齊自高帝至是七世，凡二十三年而亡。蕭衍卽位，是爲梁高祖武皇帝。

魏分東西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元年，魏孝文帝殂，在位二十九年，太子恪立，是爲世宗宣武皇帝，在位十六年殂，子詡立，是爲肅宗孝明皇帝。

甫六歲，母胡氏稱制。及帝既長，好遊騁，不親視朝。而胡后方淫亂，魏政始亂。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其家。彝父子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詆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不敢禁討。遂至彝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毆擊投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死，遠近震駭。胡后收其凶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懷朔鎮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自先世坐法徙北邊，遂習鮮卑之俗。沈深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魏胡后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治縱弛，盜賊蠹起，封疆日蹙。孝明寢長，胡后自知所為不謹，務為壅蔽。母子嫌隙日深。時六州大都督秀容酋長爾朱榮，兵強，高歡見榮，即

勸舉兵清帝側。會孝明帝為胡后太后所鳩，在位十三年。爾朱榮舉兵，立孝文之姪長樂王子攸，是為敬宗。孝莊皇帝榮沈，胡后于河，帝封榮太原王。還晉陽，北海王顥奔梁。梁立之，遣將送入洛陽。帝出奔，爾朱榮渡河來救。顥走死，帝歸。加榮天柱大將軍。榮蓄不臣之志，帝陰謀誅榮。榮入，手刺之。爾朱世隆與爾朱兆立宗室長廣王曄，入洛陽。帝遇弒，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踈遠廢之，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廢帝而立孝文之孫平陽王脩弒。帝脩立，是為西魏。孝武皇帝高歡為大丞相，建府於晉陽。居之。孝武畏歡謀伐晉陽，歡擁兵來。帝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為大丞相。歡追孝武不及，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遷于鄴，是為東魏。孝靜皇帝時，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也。魏自道武至是十二世，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魏西

魏

侯景亂梁

先是熒惑入南斗，梁武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跪下殿禱之。及聞魏孝武帝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孝武居長安，踰半年，又與宇文泰有隙，泰鳩之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皇帝。高歡與泰連年相攻戰，互有勝負，歡卒，遺言囑其子澄曰：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非汝所能御，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景果以河南降西魏，未幾復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景使至梁，梁群臣皆不欲納，梁武帝亦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恐納景因以生事，惟朱异力勸納之。東魏遣慕容紹宗擊景，景敗南走，襲梁壽春，據之，請命於梁，梁就以爲南豫州牧。既而東魏求成於梁，意欲得景，景恨梁通東魏，遂反於壽陽，引兵南渡，圍建康，梁武帝自卽位以來，

江左久無事，惟崇佛法，屢捨身佛寺，上下化之。及景逼臺城，援兵至者，爲景所敗，武帝遣人與景盟，以爲大丞相，臺城受圍五月而陷，景入見，引就三公位，武帝神色不變，謂景曰：卿在軍中久，毋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流汗不能對，景退，謂人曰：吾常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復見此人。武帝爲景所制，飲膳亦被裁損，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先是太子統，仁明孝儉，好學有文，在東宮三十年而終，武帝舍嫡孫而立別子綱，至是卽位，是爲太宗簡文皇帝。

陳霸先篡梁

梁簡文帝既立，受制於侯景而已，湘東王繹鎮江陵，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岳陽王督，故太子統之第三子也，鎮襄陽。

與繹相攻，魯遣使降于西魏，以求援。西魏立魯爲梁王，侯景自立爲漢王，廢簡文弒之，尸位不及三年。景立豫章王棟，已而篡位。先是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霸先吳興人也。武帝大同中，爲廣州參軍，廣有亂，討平之，以功爲將軍，尋爲交州司馬。西江都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屢平寇亂。至此結郡中豪傑起兵討景，先取江州爲州刺史，引兵而進，會湘東王繹遣王僧辯討景，景篡數月而爲僧辯所敗，亡走吳，欲入海，爲其下所斬，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足，送於北齊。湘東王立，是爲元皇帝。元帝一目眇，性殘忍，即位于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爲魏有，梁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西魏遣柱國于謹伐梁入江陵，梁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出降，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尋被殺。在位三年，西魏取

襄陽，徙梁王管于江陵，使稱帝，屯兵守之，是爲後梁。臣于西魏。王僧辯、陳霸先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稱制于建康。貞陽侯淵明先是爲北齊所獲，至是以兵納之，王僧辯奉歸建康，稱帝。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立方智是爲敬皇帝。年十三，霸先自丞相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敬帝尸位未三年而禪于陳，尋遇弒。梁自高祖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六年而亡。霸先即帝位，是爲陳高祖武皇帝。

兩魏盛衰

西魏大丞相宇文泰欲革時政，舉蘇綽爲度支尙書，綽性忠儉，以濟民爲己任，省官員，置屯田，設府兵，制計帳戶籍之法，又爲六條詔書，清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令百司習誦之。凡所施設，皆依做三代而爲之。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公卿議論

自晝達夜事無巨細如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惜之與群公送葬酌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心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泰爲太師太冢宰秉魏政文帝充位而已帝在位十七年殂太子欽立是爲廢帝帝立二年密謀誅泰泰廢而弑之立其弟廓是爲恭皇帝泰未幾卒子覺嗣年十五宇文護輔之覺尋爲周公廢恭帝自稱周天王西魏建國四世二十四年而亡先是東魏亦亡初高澄襲父歡爵以大將軍專東魏國政陰謀受禪爲其下所殺弟洋自爲丞相齊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逼靜帝禪位尋弑之東魏建國十七年而亡先西魏亡七年洋自稱皇帝是爲北齊顯祖文宣皇帝

周齊滅隋興

宇文覺已稱周天王宇文護自爲太冢宰天王性剛果惡護之專

護弑之諡曰孝閔皇帝立泰之子毓是爲世宗明皇帝護又憚明帝明敏有識量進毒弑之在位四年弟魯公邕立是爲高祖武皇帝先是北齊文宣帝殂文宣嗜酒淫虐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諸王大臣冤死者多又夷魏宗室二十五家收諸元七百餘人盡殺之棄尸漳水在位十年太子殷立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廢殷自立是爲肅宗孝昭皇帝在位一年殂母弟長廣王湛廢昭帝子百年而自立是爲世祖武成皇帝淫虐不減文宣在位四年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仍總大政武成殂緯親政陳宣帝大建六年周武帝伐齊入鄴執緯歸殺之夷其族北齊建國五世三十年而亡武帝深沈有遠識政事嚴明稱爲賢主滅齊一年而殂在位十八年太子贇立是爲宣皇帝以皇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堅弘農人也相傳爲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

公堅襲爵相表奇異周人嘗告武帝普六茹堅有反相堅聞之深自晦匿宣帝爲太子時好昵近小人立未一年傳位於子闡自稱天元皇帝驕侈彌甚未一年而殂闡立是爲靜皇帝楊堅自爲大丞相進相國隋王加九錫未幾靜帝禪位於隋尋被弑周自稱帝至是五世二十五年而亡堅自即帝位是爲隋高祖文皇帝

隋滅陳梁

陳武帝在位三年殂子二人昌頊皆以江陵陷時沒入長安帝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爲世祖文皇帝文帝起自艱難性明察儉勤在位八年殂太子伯宗立是爲廢帝臨海王在位三年爲安成王頊所廢頊自立是爲高宗宣皇帝在位十四年殂太子叔寶立是爲後主長城煬公後主自爲太子與詹事江總爲長夜之飲卽位未幾起臨春結綺望仙閣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金

玉珠翠爲之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江總爲宰輔不親政事日與孔範等文士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等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孔範與貴嬪結爲兄弟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先是隋文帝篡周又滅後梁自後梁主晉稱帝傳三世歷年三十三世臣於西魏周隋所統數郡而已至此而亡陳禎明二年隋開皇八年以晉王廣爲元帥帥師伐陳楊素韓擒虎賀若弼分道而出高穎爲元帥長史問薛道衡江東可克乎對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國合此數將周陳主聞有隋兵謂近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孔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大尉公矣陳主以爲然

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賀若弼自廣漢渡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自新林進直入朱雀門陳主自投景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俘以歸後主在位七年陳自高祖武帝至是五世凡二十二年而亡

隋

太子廣弒文帝

隋文帝開皇元年篡周七年取梁八年滅陳天下始合爲一三十二年廢太子勇爲庶人初帝使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勇服用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皇后深惡之晉王廣彌自矯飾爲奪嫡計后贊帝廢勇而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帝不豫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

太子又無禮帝所寵陳夫人帝聞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狐誤我將召故太子勇廣聞之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因弒帝遣人縊殺勇文帝性嚴重勤於政事令行禁止雖晉於財賞功不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薄天下化之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萬然自以詐力得天下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在位二十四年太子廣立是爲煬皇帝

煬帝驕奢

煬帝即位首營洛陽顯仁宮發江嶺奇材異石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植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人往江南造龍舟及

十八史略卷之二 卷之二
雜船數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州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淪則易新者，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後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又營汾陽宮，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興洛倉於洛陽北，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帝或如洛陽，或如江都，或北巡至榆林、金河，或如五原，巡長城，或巡河右，營造巡遊，無虛歲，徵天下鷹師，至者萬餘人，徵天下散樂，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終月而罷，費巨萬，歲以爲常。

征高麗

煬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大業七年，自將擊之，徵天下兵會涿郡，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供載衣甲等，發河南、河北民夫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百姓窮困，始相聚爲盜，無幾帝所徵四方兵皆集涿郡，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首尾亘千餘里，帝至遼東，攻城不克，諸軍大敗而還，明年再徵兵，自將擊之，楚公楊玄感，素之子也，見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反，帝引軍還，遣將擊之，玄感自洛陽引兵趨潼關，兵敗走死，帝又如涿郡伐高麗，高麗遣使請降，帝還長安，已而如洛陽，如汾陽，如江都，巡遊仍無虛歲。

郡雄四起

蒲山公李密兵起，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嘗乘黃牛，以

漢書掛牛角讀之，楚公楊素遇而奇之，由是與素子玄感遊，初從玄感起兵，玄感敗，密變姓名亡匿，時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又有民謠歌曰：桃李子，皇后走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謂桃李子者，逃亡李氏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密遂與群盜翟讓等起攻滎陽，下之，建牙統所部西行，說下諸城，大獲，遂據興洛倉，畧取河南諸郡，稱魏公，其他鄆陽賊帥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竇建德起兵漳南，稱長樂王，馬邑校尉劉武周稱定陽可汗，取樓煩，定襄，雁門諸郡，朔方郎將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後徙據天水，稱秦帝，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天下大亂。

李淵受隋禪

李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暕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昉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爲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忌之，淵懼，縱酒納賂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時柔然已衰，突厥據其故地，兵勢彊盛，屢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結，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

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進兵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

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時，煬帝在江都，淵遙尊爲太上皇，而立煬帝孫代王侑，是爲恭皇帝。年十三，改太業十三年爲義寧。淵爲大丞相，討唐王。煬帝在江都，淫虐日甚，酒卮不離口，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從駕多關中人，思歸遂謀叛，以許公宇文化及爲主，夜引兵入宮，縊殺煬帝，宗室無少長皆死，惟存秦王浩立之，而自爲大丞相，擁衆而西，化及尋弑浩，自立稱許帝。恭帝即位半年，禪于唐。隋自高祖至三世，凡三十七年而亡。李淵即位，是爲唐高祖神堯皇帝。

唐上

群雄悉亡

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爲衆所立，稱帝於洛陽。侗立一

年王世充廢之自立爲鄭帝尋弒侗秦王世民督諸軍代鄭時竇建德既取河北諸州又殺許主字文化及稱夏王聞之將兵救鄭世民大破其軍擒建德降世充振旅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自稱漢東王其將諸葛德威執黑闥降唐斬之薛仁杲李軌沈法興李子通劉武周林士弘等前後皆亡

定均田租庸調法

唐興七年僭僞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高祖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律令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

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費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秦王延士

秦王世民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尙傲及見世民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眞英主也高祖以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

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卽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爲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

玄武門之變

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高祖欲以世民爲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世民行周公之事，力請乃決。於

是世民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爲太子。軍國事悉委世民處決，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禮之。王珪亦嘗爲建成謀，皆以爲諫議太夫。帝自稱爲太上皇帝，在位九年，詔傳位於世民，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太宗論治道

太宗卽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帝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帝嘗曰：君依於國，

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賂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帝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帝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

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又嘗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帝卒從徵言。貞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德彝元年六月死矣。

太宗嘉善言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

十一
十八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閤，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帝嘉之。魏徵嘗告帝曰：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帝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

服突厥

高祖時，突厥入寇，遣太宗禦之，遇於幽州。太宗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及太宗卽位，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房玄齡等六

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初，突厥旣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後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帝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爲四州，分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

文武良臣

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帝謂王珪曰：國

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爲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佐帝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

定府兵

貞觀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嶺南。十年，又定府兵之制。凡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

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勸文學

太宗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魏徵卒

貞觀十七年鄭公魏徵卒太宗自製碑文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是年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初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爲太子魏徵嘗薦君集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

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帝愈不悅徵臨終帝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陪所立碑

親征高麗

貞觀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褚遂良諫不聽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帝遂討之先如洛陽明年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帝渡遼水拔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勅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

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

威加外國

太宗時，唐威振四方，伊吾、党項諸部皆內附，以伊吾置伊州，開党項爲十六州，林邑、新羅、吐蕃等諸國遣使入貢。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後多遏絕西域朝貢，拘中國人，以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吐谷渾入寇涼州，李靖帥諸軍破之，吐谷渾遣子入侍，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帝嘗奉，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貞觀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帝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

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太子治立，是爲高宗皇帝。

高宗后武氏

高宗卽位，舅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初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至是以李勣爲左僕射，尋爲司空。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太宗崩，武氏爲尼，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武氏蓄髮，勸帝納之。旣入，后與淑妃皆失寵。六年，帝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代之，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武氏遂自昭儀爲后，王

蕭皆遇害，褚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武后又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怨之，削官竄黔州，尋殺之。

武氏稱皇帝

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武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鳳鳴朝陽。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鳩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帝崩，在位三十四年，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立章妃為后，帝即位二月，而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旦，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业起兵討之，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

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嬰，稱皇帝，國號周，以旦為皇嗣，改姓武。時嬰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

狄仁傑復唐

嬰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瑱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拊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嬰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妻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撓，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

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璽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久矣。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璽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璽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哲還都，立爲皇太子，以子旦爲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璽常屈從，稱爲國老而不名。仁傑卒，璽泣歎：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多規諫，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

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璽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爲相。璽寢疾甚，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璽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爲周者，十有六年。

韋后之禍

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帝在房州，與后同幽一室，每欲自殺，后每止之。帝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帝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官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帝爲點箒，帝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

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亂，帝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餽中進毒。帝在位六年而遇弒，立中宗四子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旦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爲睿宗。皇帝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睿宗爲帝者七年矣。而廢爲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爲帝，立隆基爲太子。宋璟、姚元之爲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紀綱脩舉。帝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時皆有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帝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

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帝意，事皆取太子處分。帝自復位，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太子立，是爲玄宗皇帝。

玄宗初政

玄宗卽位，勵精圖治。開元元年，姚崇爲紫微令，三年，盧懷慎爲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爲相如何？」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姚崇罷，宋璟爲黃門監，璟爲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帝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爲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佗莫得比。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帝或宴

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帝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爲中書令，九齡亦以直著。

寵安祿山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擊奚契丹，祿山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後以爲營州都督，祿山本營州雜胡也。初名阿舉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後部落破散，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寧干者，與祿山同里閭，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帝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天

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祿山厚賂帝左右，皆譽之。帝益以爲賢，寵待甚厚。三年，兼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結楊貴妃

天寶四年，以楊太眞爲貴妃。妃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爲壽王妃十年矣。或言其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且爲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六年，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爲楊貴妃兒。九年，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釗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物，帝帥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十年，爲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帝日遣諸楊與之游，祿山体肥大，帝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帝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

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爲大襦襖，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高力士薦李林甫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玄宗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是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高力士薦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帝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及張九齡罷，以同三品兼中書令。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林甫遂專政，迎合帝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

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帝不悟。林甫與安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卽曰：噫，嘻，我死矣。終林甫之世，祿山畏其術數，未敢反。

安祿山之反

天寶十一年，楊國忠爲相，言安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年，祿山聞召卽至，帝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年，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帝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帝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

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僭號稱大燕皇帝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帝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顏杲卿真卿之從兄也亦起兵討賊河北諸軍皆應之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己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高之比死罵不絕口

太子即位靈武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帝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逼帝縊

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俶白帝帝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踐五上乃許尊玄宗爲上皇天帝玄宗至成都遣傳國寶玉册如靈武在位四十五年太子與立是爲肅宗皇帝

肅宗復兩京

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肅宗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遣使徵兵於回紇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帝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

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

張巡許遠守睢陽

安祿山之入河內也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太守許遠共守賊將尹子奇攻之巡屢却之城內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

李輔國專權

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玄宗上皇於西內初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觀覽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肅宗遷之不許乘肅宗不豫率衆劫遷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肅宗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肅宗疾篤后召太子俶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帝體不可輔國聞其謀帝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爲代宗皇帝卽位誅李輔國

內亂平定

安慶緒敗尙保鄴，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之。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李光弼。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與史思明戰，屢破之。思明愛少子，而惡長子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及代宗卽位，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朝義，大破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爲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

吐蕃入寇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進至奉天，武功京師震

動。代宗急命郭子儀禦之。時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吐蕃兵二十餘萬渡便橋，帝倉猝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縱兵焚掠，蕭然一空。子儀使別帥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旗，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是時宦者程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掩蔽不以時奏，致帝狼狽，中外切齒。有請斬其首以謝天下者，帝不得已，流之溱州。

僕固懷恩之叛

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知之，乃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

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

魚朝恩專權

大曆五年，代宗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爲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至廣德初，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曆之初，判國子監，升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帝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後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藉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楊綰常袞

代宗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相三月而卒。帝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大曆十四年，帝崩，在位十八年，太子適立，是爲德宗皇帝。常袞以欺罔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帝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行兩稅法

德宗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時忠州刺史劉晏以善治財計名，晏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斡鹽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德宗遣人縊之。楊炎與盧杞並爲同平章事，炎未幾罷。

郭子儀卒

建中二年，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顯，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凭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藩鎮跋扈

代宗時，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幽州將朱希彩殺盧龍節度使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尋盧龍將殺希彩，而以朱泚領鎮。又詔因授之，後朱泚以弟滔領鎮而入朝，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又詔因以鎮授希烈。德宗卽位，淄青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爲太平庶幾可望。及盧杞專政，叛亂相繼矣。

五鎮之叛

建中二年，成德李寶臣卒，子惟嶽自領軍務。平盧李正己卒，子納自領鎮。魏博田悅與納、惟岳連兵拒朝命。德宗遣將討之，大破悅等。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自代之，與幽州朱滔發兵救悅。悅等推滔爲盟主，皆自稱王，各置百官。淮西李希烈亦舉兵應。四鎮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作亂入城。帝出奔，亂兵奉太尉朱泚爲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帝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帝不得已，貶新州司馬。杞藍面鬼色，有口辯，最爲帝所信。將再入而卒。帝後與李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

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爲姦邪也。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帝罪己以謝天下，四方大悅。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皆去。王號李晟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還長安。

李希烈僭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帝遣真卿宣慰希烈。人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希烈謀稱帝，遣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僭號大楚皇帝。真卿留賊中將二歲，不屈，竟爲賊所縊。貞元二年，希烈將陳仙奇殺希烈以降。吳少誠殺

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

吐蕃劫盟

貞元三年以張延賞爲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尙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又言晟不宣久典兵德宗乃加晟大尉罷鎮以渾瑊爲會盟使將二萬人赴盟所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示瑊表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兵劫瑊瑊走免吐蕃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貶陸贄陽城

貞元八年陸贄同平章事十年罷十一年貶爲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德宗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爲諫議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臣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王伾王叔文

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在位二十七年太子誦立是爲順宗皇帝帝方爲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

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
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順宗先是有風疾、失
音、侄、叔文等用事、在位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純、是爲
憲宗、章武皇帝、憲宗即位、貶、侄、叔文、侄、叔文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
貶、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畢

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行

編者 福田重政

東京市小石川區柳町二十六番地

發行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者 野村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版權
所有

108
97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二
定價 金 一 錢

